

野地菹

也有人叫它蛇菹或野草莓。其实,很多人当年并不知道草莓为何物,如此洋气的称谓,与土里土气的乡村相距太过遥远。倒是蛇菹这个名儿,在令人生畏的同时,颇值得玩味。在田边,在路旁,它们矮矮地、悄悄地生长,释放着不为人知的胆怯和欢乐。

因紧贴泥土,野地菹得益于地气滋养,一身绿装丰润而精神。到了春天,红红的野地菹便在绿叶护卫中不失时机地露出半边脸,像羞红脸的少女,青春而饱满。野地菹露头时,正是春色最为绚烂的关头。野外到处姹紫嫣红、争奇斗艳,在百花脚下,这些绿的叶、红的果,同样为这个春天献出了缤纷的色彩。

据说,野地菹是专门给蛇吃的,上面沾了蛇的唾液,有毒。大人的告诫,反而勾起孩童特有的好奇,我和小伙伴都曾偷尝过一些,没想到,那种细滑和甜蜜的味道,比长大后才有机会吃到的草莓可是好吃多了。

虽然并未出现身体不适,但我们还是信了大人的话,不敢多吃。农家娃娃性子野,但归根结底还是听话的。正如野地菹对于大地的信任与爱,从不因为穷困、偏远而改变半分。

茅草

这是我最熟悉的一丛茅草,站在村口的路边。

山风一吹,它们欢快地摇曳,有

的还尖叫出声来。山风一吹,白絮纷纷扬扬。蝴蝶穿梭其间,鸟儿立在草尖歌唱。

在冬天,风吹一次,它们就朝喑哑的方向迈得更快一些。

想不到,事隔多年,当我路过或停留,它们依然叫出我的乳名,带着坏坏的嬉笑。

桐子叶

川北多油桐。坝上,山中,枝蔓丛生的林子,险象环生的崖壁,都能见到它的虬劲与坚韧。

阳春三月,桐花绚烂,一场倒春寒袭来,随即落英遍地。“冻桐子花”是农事节气的分水岭,农人藉此掐算时令,匆忙而有序展开一系列与土地紧密相依的生计。

桐子花因其短暂而难得一见,桐子叶则长时间生机勃勃。春、夏、秋三季,叶片总是绿茵茵的,哪里生长着一棵油桐树,哪里就会撑开一把绿色大伞,庇护着众多微小而精彩的生命。进入冬季,气温一天天降下来,始有部分叶片不情愿地褪去绿色装束,而更多的却一直捱到九九严寒气势散尽,才从容离开枝头,为后来者让出道路。

夏天的桐子叶,身段最为舒展,气息最为清新,是蒸苞谷粑最好的材料。摘一些厚实叶片,用清水洗净,把苞谷浆裹进去,上锅蒸半小时即可。当锅盖被揭开的一刹那,苞谷与桐叶混合的香气一下子就窜满房间,然后顺着土墙房的缝隙溜出去,窜满整个村庄。

我记得,老家屋后曾有好几棵桐子树,如今只剩下最后一棵,孤零零地留守在那里。村里的人越来越少,冷清与寂寞越来越大。这种孤独的滋味,一闪即逝的花、自生自灭的果自然难以感受,唯有冷暖尽知的桐子叶,怎么也躲不过去。

甜草根

在体弱多病的童年,是甜草根,支撑起了我摇摇晃晃的生命。

四岁那年,我得了慢性肾炎,浑身浮肿,虚弱不已,父母背着我去求医问药,走了不知多少地方。无论是城里的大医院、街上的小诊所,还是村里的赤脚医生,方子里总是少不了草根这味药。

草叶微苦,草根却是甜的。一出生面世就在地面上摸爬滚打,我早已对此有了深刻印象。中药的苦,令幼小的我难以忍受,但好歹熬过那段时光。一年以后,我旧病复发,出于对中药苦不堪言的恐惧,我总是使着性子耍赖,每次都是母亲柔声劝慰,告诉我药里有甜草根的味道,我才极不情愿地喝下。十三岁那年,当肾炎再次复发,我已懂事多了,自己出门看医生,自己去打针、输液,自己主动吃药。当然,每一剂热腾腾的中药里,都不会少了自己去野外挖回来的甜草根。

是的,草根是甜的。它充盈着童年的苦涩、成长的心酸,也充满了乡野的本真、亲情的温暖。

我一直相信,是甜草根的糖分深入肺腑、骨骼和血液,为我撑起生命路上的一片天空。

柔和的灯光下,墙上十数张奖状像是春天的图画,让人赏心悦目。奖状下面,一张洁净的写字桌,孩子在桌前奋笔疾书,或者,勾画圈点。

客厅,做客的他正在和那个孩子的父亲交谈,谈的就是孩子们的学习。

孩子的父亲一脸陶醉,抒情诗一样地说道:奖状是火车头,牵引着孩子各门功课一路向前;奖状是快马扬鞭,催赶着孩子在知识的草原上撒野狂奔……

他却大倒苦水,我家的那个调皮蛋啊,从来没得到一张奖状,那怕是老师的口头奖励。家庭教师,培训班,网校,所有的招法用尽,也不见成效。唉,他没有办法,与其说羡慕人家的孩子,不如说羡慕墙上孩子的奖状。

回到家里,他对孩子说,我得回趟乡下。三十年前,他在乡下读书,他说去取他读书时的奖状。他取回了奖状,奖状已很陈旧,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,每一期每一期一张也不落下。奖状按一年级到五年级有序排列,贴在孩子书桌上方的墙壁上。

什么也不说,只让孩子每天早晚观察两遍奖状,上学的周一到周五如此,不上学的周六和周日也如此。观察的次数多了,儿子就有了感慨,父亲的形象就高大起来了,三十年前长得跟自己差不多的父亲是聪慧的,刻苦的;看的次数多了,儿子心里就有了愧疚,有了愧疚,就有了想与父亲一决高下的念头……

从学校传回孩子上课比以前认真些的喜讯。

家长会上有了老师表扬的开端。期末,一张最佳进步奖掀开了奖状的序幕。

书桌坐落在墙角,左边是父亲的奖状,右边是划给孩子的领地,一张孤零零的进步奖,但是这进步奖像是会产蛋的母鸡,在右边的墙上孵出一张又一张的奖状来。从四年级起,每学期,孩子也能领回一张或数张奖状回来,一期不落。

左墙和右墙,已经“势均力敌”了。就在孩子感觉快要胜利的时候。左边父亲的墙上突然有了“援兵”。就在儿子领回小升初的通知书的那个下午,父亲从床下的一个多年没曾开启的破旧不堪的木箱里取出一叠奖状。哇,是父亲初中的骄傲,比原来墙上小学的更有分量。

儿子不敢停歇,也不敢气馁,心里反复念叨着,我的爸爸那那么厉害啊。

中学,科目众多,赛事频繁,班上的,年級的,本校的,联校的,县里的,市里的,儿子频显身手,越战越勇越勇越战。不到两年时间,书桌右边墙上的奖状很快超过了父亲。

父亲把儿子揽在怀里,指着书桌左边自己的奖状说,儿子,你再看看,认真看,能看出些什么名堂?

儿子说:我看到爸爸读书时很刻苦和用心。

还有呢?有恒心和有毅力。

还有呢?儿子抬头,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父亲,紧抿着嘴唇,半天,突然张开,爱!

父亲的脸有些绯红,囁嚅了半天才说,其实,这些奖状都是假的。

啊?儿子吃惊地眨巴着眼,这事大出乎他的意外。

父亲说,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你成绩差,你太需要一张奖状的鼓励和指引,于是我伪造了一批我的奖状。现在,你也得了那么多奖状了,我告诉你真相,也该把假奖状“请”下来了。“儿子,你能原谅爸爸善意的谎言吗?”

儿子含着泪说:“奖状是假的,但爱是伟大的。”



喜欢诺水,先是因为它的名字,诗意、柔情,宛若一位多情的女子。待到真走近它,才发现,它的可爱又岂是温柔多情可以形容的?依着这条清澈的河流一路蜿蜒前行,两岸的青山,便以不同的姿态连向那一片片苍茫的绿流入眼帘,流进心里。河边,垂柳身影婆娑,摇曳着细软的长发,诺水的柔情便被这朵朵绿意漾开;路旁,翠绿的玉米秆高高低低地立着,舒展开细长的叶片,迎风而舞。这片绿色之中,偶尔还会挺立着几株葵花,圆圆的脸庞,金黄的笑意,洋溢着诺水的热情。

来到诺水河,山,必看,险峰兀立,怪石丛生;洞,必游,溶洞迷宫,姿态万千,别有洞天;水,必亲近,澄澈碧绿,清凉纯净。在一番赏山戏水之后,还有一件事必须完成——诺水河溶洞漂流,因为只有经历了这誉为“亚洲溶洞第一漂”后,你的诺水之旅才会不虚此行,划上最完美的句号。

穿上橘色的救生衣,带上满怀的激动与期待,坐上鲜艳的皮筏艇,一切准备就绪。皮筏缓缓启动,沉静的诺水被唤醒,骚动的水花开始亲吻光脚丫,凉,却也清爽。随着皮筏速度的加快,诺水的温婉被我们弄皱,水花也卸下“花”的伪装,猛烈地扑向小腿,凉,蹿入骨髓。一圈“试漂”下来,筏上已是欢笑不停,尖叫不断。

慢慢地,皮筏驶上石岸,脚尖小心翼翼地探入浅水,清凉的诺水欢笑着滑过肌肤,丝般轻柔。超过十来米浅流的水域,一个大大的黑洞赫然摆在面前,一抬头,“诺水洞漂流”五个大字映入眼帘,正式的漂流即将开始。

重新坐上另一只橡皮小艇,一点驶入黑洞,五米,十米……我们仿佛正在一点点滑向幽暗的深渊。洞壁只一点昏暗的灯光,在水汽的包裹中,影影绰绰。心被迅速提起,收缩,收缩,再收缩。看不清方向,眼睛已经

抛开身体,蜷到了恐惧深处。此时,唯有耳朵还存在着。“哗”,还没等耳朵反应过来,“啊!”我们的小艇被一个大浪托起,心,也跟着被抛向了半空!“嘭!”小艇被浪头狠狠地摔到洞壁,“妈呀!”尖叫伴着撞击产生的浪头劈头盖脸地铺洒下来。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心还悬在半空,“劫后余生”的狂笑已然响起。可笑声未绝,下一个猛浪又已逼近船尾。一路上,撞击不断,惊叫不停,欢笑不绝。

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撞击,小艇被送进一段平缓地带,眼睛回到身体,灯光也体贴地多了几点,亮了几分。环顾同船的伙伴,虽个个皆已成为可怜的“落汤鸡”,但每张脸上的兴奋却还是抑制不住。“同志们,安全啦!”“嘿!嘿!”“咻!”欢呼的声音挠得洞壁也跟着响起了回应。突然,“轰!轰!轰!”沉闷的巨响震得洞壁颤抖起来,一声紧似一声。狮子吼?山体崩塌?又一个急浪要出现啦?大伙儿面面相觑,恐惧再度席卷每张面孔,心又被快速提起!期待,拒绝,盼望,坦然,等待……终于,一堵水墙拉直一个个问号如约追过来。抓紧绳索,“啊”字还未来得及叫出口,我们的小艇已经卧在了水墙的最高点,降落,前进,后退,后退,后退。咦?有惊无险,居然还有摇篮一般的舒坦!再侧耳倾听,身后另一群伙伴快乐的歌声竟逐渐而至。看来,这“一步三回头”的“摇篮漂”还颇受大家的欢迎!心便开始悠悠然,和诺水一起,荡啊,荡啊……我们继续前行,搏击惊涛,躲避急流,穿越了七滩八潭,绕过了九曲十湾。

一束耀眼的光线昭示着出口就在眼前,于是,兴奋再次写上脸庞。拂去满脸的水珠,踏上温热的石岸,又回到这个明媚的世界,阳光温暖,蝴蝶翩飞,树儿绿得可爱。掬一捧诺水,清凉、澄澈、纯净,一如它的名字,在手心,写满诗意,漾满柔情。

毕业照

□严皓熙

有张合影,已过六年
一张张稚嫩的脸
讲述着同一概念
起点

时间,“咔嚓”一声
关住了六年,
端详美丽的瞬间
陡然发现
寒窗苦读的滴滴,点点

悼吾师雍国泰先生

□廖清江

(一)

毕生寂寂独任劳,
不计浮名名自高;
只公身后无俗物,
但留风雅启吾曹。

(二)

八斗高才不显名,
当世不遇后世尊;
川中文藻今去矣,
可有遗言嘱后昆?

夏夜

□戴璐

月亮与柳梢相约的时候
蟋蟀们在灶台 在草野
编织着热烈的情诗
蛙鸣在四野起起伏伏
传递着 沉睡了太久的相思
老家屋檐下的燕雀 正默默孵化着
巢中的几枚爱情
田野的秧苗 静静等待着
一场透雨的亲吻
房梁上一只猫弓起腰身
帘下庭院
沿着月色 追赶着夏夜的凉意



雾锁独秀峰

(小刀 摄)

雾,老林塚的青石古道回响马蹄得得,鲁班河的争奇夺胜追忆红色岁月,百丈岩的依若故居飘出《康定情歌》……

巴人文化、三国文化、蜀道文化、红军文化、民歌文化、宗教文化、农耕文化,多元文化在此交汇、融合、传承,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底蕴令人惊叹。

马渡关,一个充满故事与传说的地方,赏不尽,看不够,说不完。

依若故居

是一座老院子,你曾经的马夫指向了一间你居住的老屋。

院子的前廊、中厅、正院和厢房,院子的石坝、石梯、石狮和牌坊,一切彰显地主庄院的豪华气派犹在。

屋里的灶台、烟窗、水缸、火儿坑犹在,你坐过的藤椅、睡过的木床、用过的皮箱、翻过的康熙字典犹在。你可不在。你可知道?你改编的《苏二姐》,已成为川东北文化象征和地域标志,传达的是美丽、纯洁、亲善;你可知道?你收集的《马渡民歌》,让马渡成为民歌之乡,天籁之音,名扬天下。你开创的民歌传唱活动生机勃勃。

这里的男女老少,人人能歌善舞。歌声响起,一个人,几个人,几十人,用生命在乡村田野真情吼唱。百丈岩在附和,鲁班河在欢呼,鸡呀狗呀连天上飞的鸟儿也驻足倾听,整个马渡成了民歌海洋。

“清早起来去放牛,一根田坎放出头……”跟随马夫的歌声,在老屋外不远处的一块菜畦上,马夫指向了你长眠的地方。

(外二章)

没有边塞关口的固若金汤,没有剑门雄关的峥嵘崔嵬,更没有一夫当关的易守难攻,千百年来,马渡关屹立于沙溪河畔,俯瞰车水马龙,静听熙熙攘攘。

宽阔的沙溪河是宣汉与平昌两县的分界。

一千八百多年前,张飞受孔明之命,舞一柄丈八蛇矛,进军巴州,经瓦窑坝,战隘口,行至沙溪河,突遇河水高涨,不见舟桥,引蜀汉英雄竟折腰。月黑风高,张飞饮尽壶中酒,提矛挥鞭,战马腾空而起,一条豪气冲天的弧线,一道刺破苍穹的闪电,抵达对岸。

这精彩的一跃,渡处勒石刻碑“张飞跃马渡”;这壮观的一跃,跃出川东闻名遐迩的“马渡关”;这神奇的一跃,跃出一“马当先、飞渡两县”。

今天,笔直的宣平大桥横跨沙溪河。

我站在桥上,看风景,清澈的河水从桥下缓缓流淌。

马渡关,历经多少沧桑桑田,目睹多少世事变幻?

马渡关,一个弹丸小乡,先后设新安、阆英两县,置县史长达三百四十二年。

烟灯山、鸳鸯井、罗汉堂、风斗嘴、幽谷泉,十里长滩、鱼池梯田、蔡家茶海、梭山蜡梅、马渡石林,神奇而独特的自然景观令人流连忘返。

浪洋寺的摩崖造像演绎隋唐传奇,阆英山的碉楼寨门见证繁华豪

符纯荣

李佑伦

苟莉苹

冉奎